

牛头山(下)

白钟林说：“你们不能公开活动，有些活动要秘密进行。”

张来生说：“枪已藏好，拿枪的几个骨干都不出头露面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游击队的人已到水头村口，要进村过夜。你觉得住哪合适？”

“就住老爷庙，老爷庙大，火灶齐全，住人做饭都没有问题。你赶紧叫队伍，我找两三个骨干拿米面来老爷庙做饭。”

张来生说出去叫人，白钟林、郝金刚也出去招呼队伍进村。白钟林一进沟，陆野就问：“钟林，村里情况怎样？”

白钟林说：“没有问题。村里没有驻军，队伍可以进驻。”

“见到了，他暂时没事，已经叫骨干到老爷庙给游击队做饭去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我们赶紧进村吧！”

陆野喊一声：“全体出发，进村。”不长时间，游击队就进了村头老爷庙。张来生带着两三个后生烧水的烧水，和面的和面。陆野见到张来生说：“现在形势不对，晋军万余人进入根据地要剿灭红军游击队，残杀共产党员、进步群众，你们要赶快转入地下活动。”

张来生说：“我们已经秘密转入地下。水头群众基础好，大概不会出甚纰漏。”

陆野说：“这就放心了。”

游击队在水头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天刚泛明就出发，走卫家崖，穿越云梦山，到龙神殿，绕行五灵滩，避开石口敌人，路过山神峪千佛洞，到达牛头山。

八月下旬，敌人仗强大的兵力步步为营，稳步推进，并加紧搜山，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，处境越来越困难，只能在深山密林里兜圈子，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，很快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人隔绝。敌人的一支搜山大军进入牛头山，游击队发现了搜山的敌人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，同敌人展开战斗。敌军在机枪、迫击炮掩护下，向游击队阵地猛扑。游击队战士顽强抵抗，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，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。陆野、杨思源分析了敌情，认为敌强我弱，不宜恋战，以免被敌人包围，当即命令郝金刚班掩护，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，约定在东山顶的小白庙集中。当晚清点人数，游击队已伤亡过半。几天来，游击队只能在牛头山及周边的龙华山、阁儿山和敌人打转转。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转战，游击队更加困难，队员们只能靠野菜充饥，人员减员严重，只剩三十余人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杨思源、陆野在高山顶召开游击队队委扩大会议，所有队员全部参加，讨论游击队的前途问题。杨思源说：“游击队面对数百倍敌人的围剿，不但减员严重，而且活动区域越来越小，形势非常危急，游击队向何处去，请大家说说意见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怕什么，我们就在大山里和敌人打到底，大不了为革命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
郝金刚说：“野鸽子说得对，我们就和狗日的拼个鱼死网破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敌人是我们的数百倍，我们只能和敌人在大山里打游击，绝对不能和敌人硬来，硬来等于自取灭亡。”

陆野说：“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山西的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大患，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。军事上，敌人围剿部队多于我军数百倍，层层封锁，步步为营，如果我们硬打下去，游击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游击队与山西省委失去联系，与根据地群众及地方党组织也被敌人隔绝，游击队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。而陕北方面，大革命时期，我党就领导了武装斗争，大革命失败后，陕北党转入地下，在农村农民中仍有很好的基础，地方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，游击队到陕北后，很有条件并发展。剩下的游击队员多数是陕北人，到陕北后人地皆熟。再加上陕北军阀统治力量薄弱，一些军阀部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。另外，刘志丹的游击队在陕甘一带活动，我们可以找到刘志丹，共同开展游击战争。所以，我觉得晋西游击队应该立即突围，渡过黄河，到陕北去。”

李忠良说：“陆野说得在理，我赞同。”

柳常青、李天祥也说赞同陆野意见。

杨思源说：“陆野队长确实说得在理，他的看法和省委先前留给我们的意见基本吻合。”

野鸽子插话说：“杨政委，你说说省委的意见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省委刘书记提前告知我们，如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，晋西游击队无法立足时，应西渡黄河，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陕北，继续开展游击战，以保存这支山西第一支红色武装。山西省委还将此事通知了陕北特委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这还有什么讨论的，执行省委的意见就对了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那我们就立即想办法突围，渡过黄河，到陕北去。”

所有的队员一哇声地喊叫“渡过黄河，到陕北去。”会后，每人挑选好枪两支，其余的枪支就埋在山中。战士们拿好枪，伺机突围。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44)

□ 白占全

陕北(上)

从大山里到黄河有二百多里的路程，且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。陆野率领游击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向石楼西部行进，经过一夜的急行军，拂晓，走进了一道深沟——老鸦掌。这里，崇山峻岭，地形险要，周围没有村庄，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。部队连续行军作战，已经极度疲劳，陆野决定派李天祥、郝金刚上山警戒，其余人都在骆驼场休息。

李天祥、郝金刚爬到山坡时，郝金刚说：“李队长，树林里好像有人。”李天祥打趣地说：“你大概是看到鬼了吧！”李天祥说罢，向山上瞭了一眼，埋头继续往山顶走。两人走到山顶时，果然发现山顶上站着两个背枪的便衣哨。李天祥、郝金刚警觉地躲到树后，李天祥问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对方不答反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李天祥问：“你们是不是史老大的队伍？”话刚说完，对方就打了一排子枪。紧接着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李天祥、郝金刚急忙撤退，退到骆驼场时，陆野队长已经带着游击队爬上了南山，占领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。

李天祥、郝金刚迅速爬上南山山顶，与游击队一起阻击敌人。敌人来势凶猛，猫着腰往南山顶冲来，陆野指挥游击队沉着应战，待敌人逼近前时，才用手榴弹冲锋投掷，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，退下山去。隔了一会儿，敌人不甘心，又组织力量进攻，被游击队再次打退。战斗持续到中午，游击队多次打退敌人进攻，也歼灭了部分敌人。趁敌进攻的间隙，游击队召开阵地队委会，陆野说：“我们凭借有利地形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敌人虽然人多，但整整打了一天，始终没有攻下我们占领的山头。战士们打得非常勇敢，给了敌人重大的杀伤。但由于部队过于疲劳，加之一天汤水未进，为了保存力量，我们应该立即撤出战斗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目前，敌强我弱，弹药缺少，不宜和敌人打消耗战，我赞同陆野意见。”

白钟林、李忠良、李天祥也同意撤出山头，快速转移。

开完会，陆野指挥游击队趁傍晚时撤出阵地，向石楼西面的高山树林中转移。转移途中，部队迷失了方向，左转转找不到出处。正在焦急时，突然发现山林深处有一丝光亮，杨思源、陆野顺着光源前去打探，原来是一位过去与游击队接触过的老乡在瓜棚里看瓜，老乡还认识陆野。一见陆野，这位老乡端量了半天说：“我姓郭，安定瓦窑堡人，民国十七年逃荒来到这里。我认识你，你叫陆野，也是瓦窑堡人，你是游击队，老百姓暗中保护你们红军哩。”老郭指着杨思源说：“这位是……”陆野说：“他也是陕北老乡，绥德麻地沟人，晋西游击队政委。”老郭握着杨思源的手说：“老乡，老乡。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。”老郭说：“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，只有前面一条石沟没有敌哨兵。从这条石沟摸出去，就躲过敌人了。”

临走，老郭拉住陆野说：“你们一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，赶快让你的人过来吃些西瓜，也好解解渴充充饥。”

陆野想想战士们一天多水米未进肚子，就爽快地答应了老郭。他跑过去叫来所有的战士吃西瓜。不一会，瓜棚底放的十几颗西瓜、三四十颗甜瓜就被战士们狼吞虎咽地吃完。吃完西瓜，陆野要给老郭付钱，说死说活，老郭就是不收。陆野无奈，趁老郭不注意，扔在瓜棚里的铺盖上。

吃了西瓜，战士们来了精神。陆野带着游击队战士，顺老郭所指的方向，踏着齐腰深的杂草，进了两山相夹的石沟，顺沟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行进，大约走了十几里路，终于出了沟口，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。大家把绑腿、旗杆、皮带全部利用起来，搭成人梯。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奋力攀上了悬崖，赶天亮时登上了山顶。游击队又沿着山顶，在泥泞的深草树林中向前行进，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
九月三日晨，终于到达转角渡口。到黄河岸边时才发现少了一人，原来是突围时一位同志失去了联络。这时，全队只剩下三十人，这三十人全是共产党员，是经过战火考验的红军游击队骨干力量。由于敌人封锁渡船，控制渡口，几经周折，不得渡河，最后只得登上高山，隐蔽在山顶的乌林寺里。乌林寺创建于明代成化五年，由于寺院坐落在周围貌似五条盘龙的高山之巅，故俗称五龙寺。寺院坐南向北，分南上北下两院，下院建有面阔三间戏楼一座，向南拾级而上是砖砌牌楼，入内有券洞山门，中间两面开口穿堂入院，最南端为正殿三间，东西两厢建有窑洞十间。

一进寺庙，陆野看到宽大的戏台和两侧十眼窑洞，笑着说：“这地方又宽敞又安全，是很好的休息场所，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。”

陆野说罢，叫上李忠良出去找寻水手和渡河工具，杨思源步出庙门，到山顶察看地形。队员们俯瞰奔流不息的黄河，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诗《黄河颂》：

啊！黄河，你穿越崇山峻岭，跨过万里长城，横贯中原，浩浩荡荡奔腾向前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。

啊！黄河，你居高临下，激流如飞，汹涌澎湃，白浪滔天；革命红旗，冲破黑暗，向着曙光，迎风招展。

啊！黄河，你千年不止，万年不息，所向无敌，不畏艰险；我们红色战士，像你那样顽强英勇。

啊！黄河，自古称天险，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，游击战士，播种晋西，转战陕甘，驰骋祖国西北高原。

天黑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渡河时，陆野领着水手王怀安等六人和羊皮筏子来了，大家很是欣喜。

杨思源与王怀安等六名水手一一握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你们在危难之时找来羊皮筏子帮助我们渡河！”

羊皮筏子是用充了气的几个羊皮浑筒连接起来的，一个筏子只能坐五六个人，而且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才能过河。九月的天气，已经变凉，夜晚站在黄河深谷，寒气袭人，冷风刺骨，阵阵凉风吹来，战士们浑身打颤。陆野看到战士身上哆嗦，拿出瓷瓶烧酒，让战士们轮流喝酒暖身子。当夜，天空没有星月，王怀安等水手把羊皮筏子放在转角黄河岸边，五六个人坐在羊皮筏子上，水手们前拉后推。杨思源政委水性好，也下水帮着推。这样，一批一批的战士渡到了河西岸。

不料最后一批战士渡河时，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，陆野焦急地说：“没有枪弹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李忠良会水，赶快跟我下水寻找。”

杨思源、李忠良一起跳入河中，在河中乱石堆里将油篓打捞上来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经过一夜的搏斗，三十个人胜利渡过了黄河，来到西岸。陆野让柳常青给王怀安等水手付了渡河费，大家感激地送别水手。这时，天才开始发亮，太阳也慢慢地升了起来。

陆野带着游击队战士离开黄河岸，当天早晨到达清涧高杰村，找到了地下党员白元周。陆野对白元周说：“红军游击队已进入陕北，你想法找到陕北特委，请他们组织调派党团员来参军，壮大游击队的力量。”

游击队见过白元周后，经川口村西进，当晚赶到白家川村，找到和陆野、杨思源、白钟林相识的商人白国忠。陆野带着游击队来到白国忠院子，白国忠听到院子里有杂音的脚步声，赶忙关上门，从窗子的小孔往外瞅，看见一伙全副武装的人站在院子，以为来了一伙兵匪，慌忙吹熄灯，拉着婆姨圪蹴到后窑掌。陆野看见刚才亮着的灯灭了，转身对杨思源说：“白掌柜肯定在，刚才灯还亮着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敲一下门。”

陆野走到门口，拿起铁门闩，喀啦啦敲了几下门，隔了一会儿，又撞门说：“白掌柜，我是陆野，带着晋西游击队回陕北来了。杨思源、白钟林也来了。”

这时，杨思源、白钟林也出声喊叫，白国忠听见是陆野、杨思源、白钟林他们三个带人来了，赶忙拉起婆姨说：“是背识来了，赶紧烧水。”

白国忠走到前炕点着灯，打开门，陆野、杨思源、白钟林三个人进来说：“国忠老兄是误会了吧？”

白国忠拉着他们三个的手说：“赶紧坐炕上，我还以为是来了兵匪，要钱要粮来了。”

白国忠说：“灶火圪廊那是我婆姨刘巧英，看见来的人多，先给人们烧水。”

三个人都和刘巧英打了招呼说：“嫂子辛苦。”

刘巧英笑眯眯地说：“不辛苦，难得你们能来。”

白国忠说：“让外面的人进来歇着。”

陆野说：“坐外面也可以，居舍哪能坐下那么多人。”

“两面边窑炕上都铺着篾铺着毡，我把门锁打开，让人们展展腰，走了一整天，都累坏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，随你的便。”

白国忠说着从墙崖上摘下一串钥匙，出去打开了两面边窑的门，让战士们进去休息。白国忠说了，战士们依然坐在院子里不动。野鸽子说：“主家说了让进去歇着，大家就进去歇着，不要再客气了。”

野鸽子说了两次也没人进去，隔了片刻又说：“你们不进去我就进去了。”野鸽子说着一个人进去，躺在炕上，展了展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舒服！”

白国忠回到当中窑说：“陆野，你出去说一声，让弟兄们先到边窑歇着，水开了先喝水，歇了一会吃饭。”

陆野说：“你不是说了吗？”

“没你们的话，弟兄们坐在院子里不动。”

陆野出门说：“边窑的门已开，你们进去到炕上先休息，水开了给你们送水喝。让野鸽子到当中窑歇着。”

陆野说了话，战士们才坐起来，去到边窑歇着。陆野回到当中窑刚坐下，野鸽子也从边窑进来，看见炕上还有多半碗水，端起来，呱呱呱几口喝完，笑着说：“谁的水，我先喝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陆野说：“鸽子也学会说话了，有进步。”